



当我一步踏入龙游石窟,脚底下叩响的,便是这个神秘莫测的地宫里传出的古幽回音。这些隐匿于龙游小南海的地下宫殿,因为入口位置非常隐秘,不知被岁月尘封了多少年。三十多年前,当地村民在这些“无底塘”抽水抓鱼时,意外揭开了这座地下石窟群的神秘面纱,龙游石窟旋即被誉为“世界第九大奇迹”。

这处充满诡秘色彩的古代人工建筑群,其身世至今是一团迷雾:是古代采石场,还是帝王陵墓?是古时枭雄争霸的器械仓储,还是道家祈祷上苍恩泽的福址?甚至是外星人留下的文明痕迹?令人揣测的谜团,仿佛是一双无形的巨手,牵引着我走进一个被时光尘封的迷宫。

我沿着狭窄的石阶缓缓下行踏入那幽深的洞穴,仿佛就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,时间静止,空间静谧,幽凉的夹杂着淡淡泥土味的空气中,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几根遒劲的巨形石柱,擎天般地支撑起开阔而深邃的洞窟。置身石窟,不仅没有空间的压迫感,左顾右盼,反而会生起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的感慨。石洞的地面平整而光滑,是经过精心打磨的,石柱上石壁间,或道道鱼尾纹状的凿痕,粗犷而又规整,或环柱的雕饰或端坐的佛像,其细腻和神态,无不显示出古代工匠的匠心。抬头望去,或穹隆或斜坡的洞顶,凿刻纹理有的平行有的倾斜,间距均匀,深浅相似,如工艺铸就般流畅自然。看着看着,我不免生出这样的感觉:这每一道的纹理里,似乎都镌刻进古代匠人的艰辛与智慧;这每一个凿痕间,仿佛都琢刻着岁月的密码。

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下面,据探测藏匿着六七十个这样人工开凿的石窟,而目前只开发了五个洞窟。这些石窟虽各有特点,但给游人最直观的感受,是千年之前鬼斧神工的建筑技艺,是扑朔迷离的未解之谜。洞里头,那扬蹄欲飞的马儿,展翅盘旋的鸟儿,摆尾游动的鱼儿,它们在石壁上

飘逸共舞,表达的是部落图腾还是天马行空?那非方非圆巨人的石柱,与穹顶浑然天成的精妙力学结构,让石窟在千年风雨中岿然不动,古人究竟是如何把握这超时代建筑奥秘的?那长长的如巨龙之脊蜿蜒而下的石阶,每个锯齿状台阶间隔都不同寻常,这反常的设计暗藏着怎样的玄机?那些与地下暗河相通的排水池,如镜的水面倒映着穹顶上一条条整齐划一的凿痕,一束阳光透过狭窄的洞口洒下,形成一道金色光柱,光影交错间,更为幽暗的洞窟增添了无尽的神秘的氛围……

穿过长长的甬道,我一个一个走过去,每每走进一个石窟,心身都会受到一次极大的震撼。面对这至臻完美的杰作,那种天问般的思考依然萦绕心头:在遥远的古代,我们的先祖是如何在这坚不可摧的岩石中,开凿出如此宏伟的工程的?他们付出了多少千锤万凿、开山裂石的艰辛?经受了多少肱胛为砾、血肉沾绳的磨难?经历过多少寸金百年、代镌代朽的嗣承?我忍不住伸手去触摸那道道深深浅浅的凿痕,一种温暖的触感顺着指尖传来,仿佛还能感受到千年前的凿刻余温,我将耳朵贴近石壁,在苍凉的感觉中,似乎还有隐隐约约的古人敲击岩石的叮当声传来,我闭上双眼静静站立在石窟中央,好似有一幕幕古代工匠们挥锤舞钎汗如雨下的身影,在眼前隐隐现现……

千年的秘钥,锁住了龙游石窟的前世今生。秘钥打开,便是陷入对石窟的幽思之中。景区有这么一句

话,颇是应景:人洞皆为探奇者,出窟全变猜谜人。在这些地下宫殿里,我领略触及了它的壮美与神秘。走出石窟,我仿佛从一场漫长的梦境中苏醒过来。当我回望那几座看似普通的小山丘,此刻却显得格外神秘,它们像一个个巨大的谜团,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长河之中。



夏的写生

□ 汪逸芳作

千年秘钥锁石窟

□ 杨建

我的“诗生活”

□ 刘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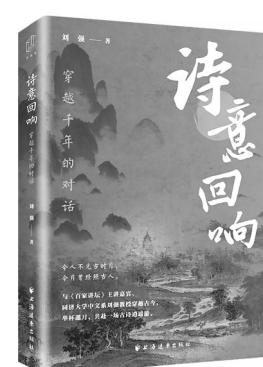
《诗意图:穿越千年的对话》这本小书,属于旧书新版,从最初的《今月曾经照古人:古诗今读》,后来的《古诗写意》,直至如今的这版,每次再版,都会做一些增补修订,但都是“新瓶旧酒”“冷饭热炒”。如果您已经读过旧版,这本新版大可“视而不见”。

不过,这本关于古诗鉴赏的小册子,于我个人的“诗生活”而言,却又有不同的寻常的意义。大概正是此书初版的2009年,少年时就断断续续涂鸦新诗的我,竟不期而然地改弦更张,误打误撞地开始了旧体诗的写作。对我旧体诗写作发生过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师友可以列出不少:曹旭、李钟琴、庞增智、黄玉峰、杨先国、曾永义、刘梦英、徐战前、唐翼明、王利锁、徐迅、余东

海、胡晓明、龚鹏程、郭世佑、汪涌豪、孙海燕……或蒙提点棒喝,或曾酬酢唱和,无不令我铭感在心。

也正是2009年的夏天,广西电视台《读书时分》栏目制片人黄光武打来电话,说他读了刚刚出版的《古诗今读》,非常喜欢,想请我暑假前往南宁录制节目。广西我从未去过,那一刻,盘旋在脑海的是一帧帧桂林山水、阳朔漓江的诱人画面,于是欣然答应。

节目录制很顺利,12集10分钟的“短视频”一天即告完工,接下来的两天,在电视台一位朋友的陪同下,乘坐快巴取道柳州赶往桂林,一路上青山妩媚,绿水含情,移步换景,美不胜收。出生平原的我偏偏



爱山,那一次边走边唱的旅行,山水连之间,常有古诗古句直出胸臆。那是一种不经意间和什么东西“撞了个满怀”的感觉。接下来,无论是在桂林,在阳朔,在西街,还是在象鼻山下,独秀峰上,拇指山前,甚至在“印象刘三姐”的观众席上,在吃完漓江鲤鱼归来的石板路上,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莫名而异样的冲动,想要说点什么,

写点什么,以分行而又整齐的形式,以生涩而又自然的韵律……即使骑在自行车上,也会不由得止步,掏出手机,信手打油几句。那时才明白,为什么有人说“登山临水,处处有诗”,原来山水自然中早已包孕无量的诗材诗料,只等诗人贪婪取资、饕餮畅饮。陆游所谓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,大概就是此意。

因为诗心萌动,大脑便不时会发生“短路”。最荒唐的事情发生在桂林机场——办理登机手续时,被柜台后的声

音有些惊喜地告知:“先生,您的机票是昨天的!”那一刻,真有喝酒上头以至“断片”的感觉,终于知道什么叫做“魂不守舍”“飘飘欲飞”。这样一种神魂颠倒的状态迎来第一次“误机”,以后又迎来了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

我自信虽非精明审细之人,至少也不是什么痴货蠢大糊涂蛋,何以屡次三番有此不堪经历?难道所谓魏晋风度,我未得其狂,已得其痴?想来想去,恐怕除了“诗生活”的日趋紊乱,实在也找不出更拿得上台面的理由了。检视一下电脑中的诗歌存档,自桂林之游后,新诗写作日渐寥落,而古体诗和格律诗渐次增多。不过写诗于我到底还是“余事”,数量上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首,只是十多年过去,竟也积了三四百首,虽不登大雅,乏善可陈,倒也聊可解忧,敝帚自珍。

而随着阅历和年齿的增长,这本小书中的某些观点,比如对《诗经》、曹植和陶渊明的理解,今天已经有所改观和超越。“少作有悔”在所难免,但为了“立此存照”,也只能“姑且如此”了。